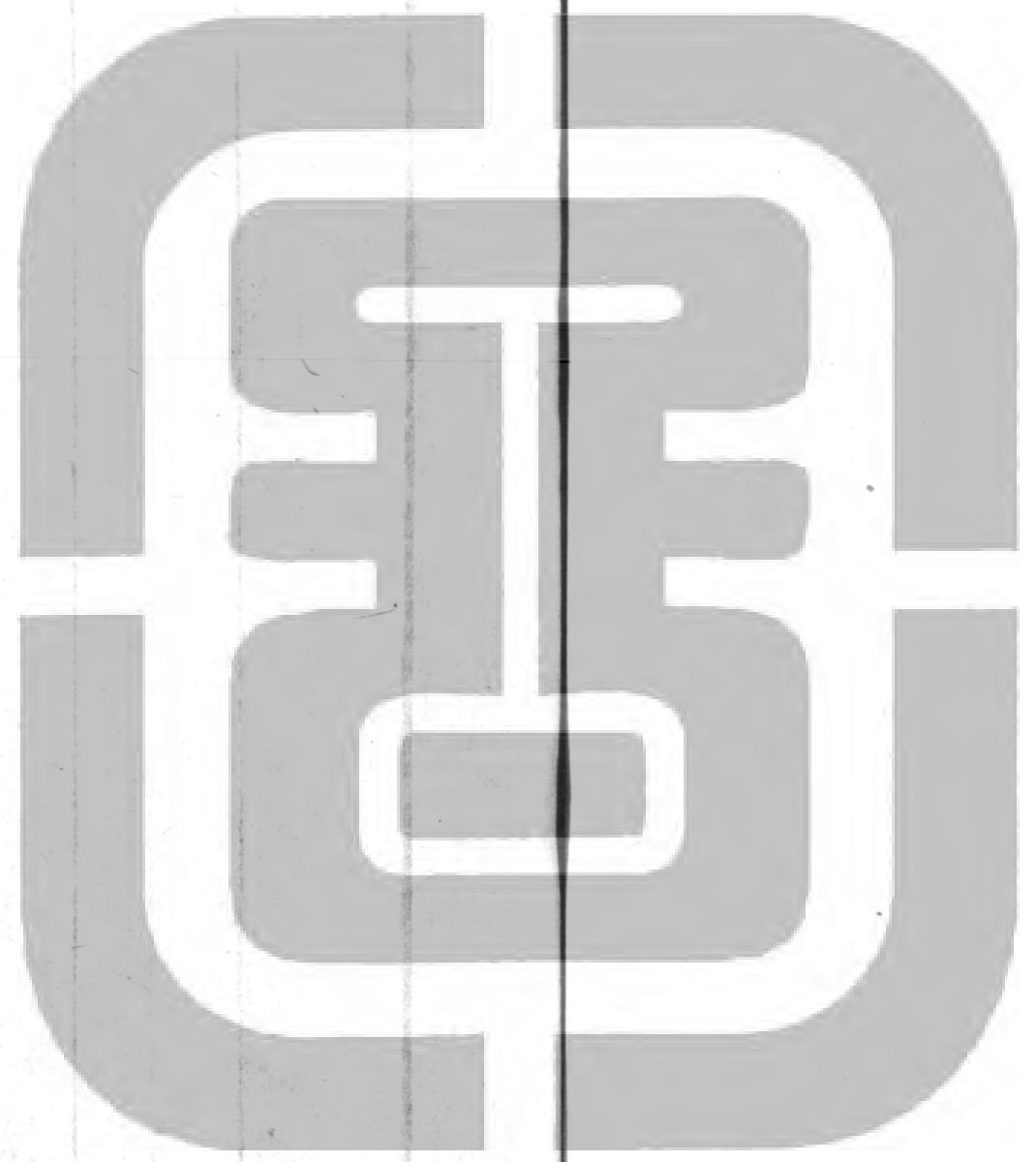


原件短缺

p1-p2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left margin,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written vertically.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left margin,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written vertically.

隆慶己巳夏六月既望太虛山人
薛應旂序

高士傳義例

夫高士者。謂其超於形氣之外。而不落於聲跡之中。正易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志。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者。斯其人也。若舍生取義者。亦涉於名。以匹夫而友天子者。亦瀕於勢。此其人品雖高。猶似爲塵俗所累。故僅得分書附載。其諸先仕而後隱者。除陶淵明元德秀之外。尚多可取。然未免志存乎立功而去之。不速雖始。迷終悟亦見之遲矣。故皆不錄。此其意義與皇甫謐阮緒所采輯者。微有不同。要皆鄙人因噎廢食之意也。覽者當自得之。

高士傳義列

高士傳目錄

卷一

被衣

王倪

齧缺

巢父

許由

善卷

子州支父

壤父

石戶之農

蒲衣子

商容

老子

庚桑楚

關令尹

子臧

季札

老萊子

林類

榮啓期

披裘公

江上丈人

荷蕢

長沮桀溺

石門守

荷篠丈人

陸通

漢陰丈人

顏回

曾參

原憲

閔損

壺丘子林

老商氏 列禦寇 莊周 段干木

東郭順子 公儀潛 陳仲子 許行

黔婁先生 江濱漁父 安期生 河上丈人

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黃石公 四皓 兩生 田何

摯峻 成公子 安丘望之 郇越

宋勝之 張仲蔚 嚴遵 楊寶

韓順 鄭樸 李弘 彭城老父

牛牢 向長 東海隱者 梁鴻

高恢 臺佟 韓康 丘訢

摯恂 法真 漢濱老父 陳留老父

徐穉 魏桓 周燮馮良附 黃憲

姜肱 鄭玄 任安 龐公

姜岐 荀靖 申屠蟠 郭太

袁閔 朱將耕 李元對 謝文階

卷三 李士龍 謝文階

眭夸 李謚 管寧 張璠

胡昭 焦先 嵇累庄 寒貧子

孫登 董京 裴統 范喬

董養 魯褒 郭文 翟莊

劉麟之 宋纖 謝敷 戴逵

陶潛 宗炳 宗彧之 孔淳之

周續之 翟法賜 褚伯玉 阮孝緒

臧榮緒 庾易 宗測 沈麟士

馬樞 李士謙 崔廓 張文詡

元德秀 朱桃椎 李元愷 衛大經

張彖 秦系 崔覲 陸龜蒙

鄭遨 秦系 崔覲 陸龜蒙

卷四 魏野 邵雍 松江漁翁

李濱 魏野 邵雍 松江漁翁

杜生 笈叟 贊翁 蘇庠

劉永一 張舉 南安翁 順昌山人

蘇雲卿 郭雍 褚承亮 趙質

杜時昇 郝天挺 高仲振 宋可

杜本 張樞 孫轍 危復

徐舫 傅淳 鮑恂 謝應芳

織屨者 龔翊

高士傳目錄

高士傳卷一

太虛山人薛應旂編撰

被衣

被衣堯時人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玉倪玉倪之師曰被衣齧缺問道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王倪無以而不可與辯於何人哉

王倪堯時人師被衣齧缺又學於王倪問道焉齧缺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齟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啣且甘帶鴟鴞者鼠四者孰知正味後徧狙以爲雌麋與鹿交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殺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

齧缺

齧缺堯時人許由師事齧缺堯問於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睿知給數以敏其過人而又乃

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
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
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絃方且四顧而物應
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
天乎

巢父

巢父堯時人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
上故時人號曰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
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擊其膺而
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泠之水洗其耳拭其目

曰向聞貪言負吾之友矣遂去終身不相見

許由

許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爲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
邪簞不食後隱於沛澤之中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
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
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
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
天下旣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
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
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

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受而逃去。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由於是遁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堯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爲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岨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其名譽，污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沒葬箕山之巔，亦名許由山，在陽城之南十餘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岳，世世奉祀，至今不絕也。

善卷

善卷古賢人，堯聞得道，乃北面師之。及堯受終之後，舜又以天下讓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從之，不賞而民勸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靜，不知怨不知喜，今子盛爲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調五音之聲，以亂民耳，丕作皇韶之樂，以愚民心。天下之亂，從此始矣。吾雖爲之，其何益乎？予立於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

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去入深山莫知其處

子州支父

子州支父堯時人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舜又讓之亦對之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壤父

壤父堯時人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壤父年八十餘而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

石戶之農

石戶之農不知何許人與舜爲友舜以天下讓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蒲衣子

蒲衣子舜時人年八歲而舜師之齧缺問於王倪四

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臧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也後舜讓天下於蒲衣子蒲衣子不受而去莫知所終

太虛子曰余觀唐虞之世去太古雖遠而淳龐沕穆之氣尚未漓散人生其時唯知盡分不見可欲被衣王倪齧缺固太古之遺也巢由以下諸人不受天下之讓而逃隱豈其薄天子而不爲哉寔以天子爲天

生民其責至重非可逸樂之地也遂適已自便而若將累焉耳及觀三代之時禹傳子湯武放伐順天立命豈不聖人哉然而衰慚之論所由起矣時則有若卜隨務光伯夷叔齊者斯其人品之高固不在唐虞諸人之下惜其自沉稠廬餓死首陽以致或者有烈士殉名之說嗚呼其殆比人無擇之流與

舜以天下讓其友比

人無擇比人無擇曰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湯將伐桀因卜隨而謀隨曰非吾事也及伐桀克之以讓卜隨隨曰君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也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稠水而死又讓務光光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吾不忍又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伯夷叔齊孤竹君

之二子兄弟讓國而逃當武王伐紂扣馬而諫左右欲兵之以太公獲免終身不食周粟隱首陽山餓死

商容

商容不知何許人有疾老子曰先生無遺教以告弟子乎容曰將語子過故鄉而下車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耶容曰過喬木而趨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容張口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齒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嘻天下事盡矣

老子

老子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

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去至關關令尹喜

老子傳卷一
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
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

庚桑楚

庚桑楚楚人老聃弟子偏得老聃之道北居畏壘之
山三年畏壘大壤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
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
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
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
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實成夫春
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

堵之室而百姓不知所如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
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
釋於老聃之言

關令尹

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常服精華隱德修行
時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有真人當過物
色而迎之果得老子老子爲著道德經授之後與老
子俱遊流沙莫知其所終尹喜亦自著書九篇號曰

關尹子

子臧

子臧曹宣公子也晉合諸侯伐秦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宣公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諸侯請討之晉厲公執曹伯歸于周簡王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季札

季札吳壽夢子也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及壽夢卒諸樊旣除喪將立季札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

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今君義嗣也誰敢姦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于子臧之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于野乃舍之

老萊子

老萊子楚人當世亂逃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爲牆蓬蒿爲室枝木爲牀著艾爲席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

者可隨而鞭種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
爲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
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仲
尼嘗聞其論而蹙然改容焉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
用人莫知其所終也

林類

林類魏人年且百歲底春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
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
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嘆曰先生
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

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
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
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
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
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
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
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
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
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
吾知其可與言果然

榮啓期

榮啓期不知何許人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遊于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得爲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旣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旣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

披裘公

披裘公吳人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披裘

公曰取彼金公投鎌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自處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大驚旣謝而問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也

江上丈人

江上丈人楚人楚平王以費無忌之讒殺伍奢奢子員亡將奔吳至江上欲渡無舟而楚人購負甚急自恐不脫見丈人得渡因解所佩劍以與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金千鎰吾尚不取何用劍爲不受而別莫知

其誰員至吳為相求文人不能得每食輒祭之曰名
可得聞而不可見其唯江上丈人乎

荷蕢

荷蕢衛人避亂不仕自匿姓名孔子擊磬於衛乃荷
蕢而過孔氏之門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磴磴乎
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孔子聞之曰
果哉末之難矣

長沮桀溺

長沮桀溺不知何許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
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是孔子曰是魯

孔丘歟曰是也
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歟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
是也而誰以之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
世之士哉耨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
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天下有道丘
不與易也

石門守

石門守魯人亦避世不仕自隱姓名為魯守石門主
晨夜開閉子路從孔子石門而宿問子路曰奚自子
路曰自隱氏遂譏孔子曰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

與時人賢之

荷篠丈人

荷篠丈人不知何許人子路從而後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且享焉而見其二子明日子路行以告夫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陸通

陸通字接輿楚人好養性躬耕以爲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孔子適

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孔子下車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楚王聞陸通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通曰王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

而爲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妾聞義士非禮不動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績以爲衣食飽衣暖其樂自足矣不如去之於是夫負釜甌妻戴絰器變名易姓游諸名山食桂櫨實服黃菁子隱蜀峨眉山壽數百年俗傳以爲仙云

漢陰丈人

漢陰丈人楚人子貢適楚過漢陰見丈人爲圃入井抱甕而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機於此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爲槔用力寡而見功多丈人作色而笑曰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

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愕然慙俯而不對有間丈人曰子奚爲者邪曰孔子之徒也丈人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智獨絃歌以賣名聲於天下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勿妨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

顏回

顏回字子淵魯人孔子弟子貧而樂道退居陋巷曲肱而寢孔子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回對曰不

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圃
十畝足以爲絲麻鼓宮商之音足以自娛習所聞於
夫子足以自樂回何仕焉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
之意也

曾參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不仕而遊居於衛緼袍無表
顏色種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
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緼而歌天子不
得臣諸侯不得友魯哀公賢之致邑焉參辭不受曰
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我
豈無畏乎終不受後卒于魯

原憲

原憲字子思宋人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
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
下濕匡坐而彈琴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
閭巷不容軒來見原憲原憲韋冠緹履杖藜而應門
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
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
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車馬
之飾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而有慚色終身耻其言

之過也

閔損

閔損字子騫魯人始見於孔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之見於色者何前後頓殊若此也閔子曰吾在兼葭之中以恬淡為樂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交攻於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寢深又賴二三子切磋之益出見羽蓋龍旂之屬不啻塵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季氏使使召為費宰弗往謂其使者曰齊南之境汶水湯湯如有復我吾將之焉季氏之庭決無吾之

跡也遂終身不仕

家語載其為費宰而問政於孔子皆附會之說

壺丘子林

壺丘子林鄭人道德甚優列禦寇師事之初禦寇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而曰固與人異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物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自以為不知游將終身不出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

者

老商氏

老商氏不知何許人列禦寇師焉兼友伯高子而進于其道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問請斬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女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吾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聆

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頰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老商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洽時履虛乘風其可得乎

列禦寇

列禦寇鄭人隱居不仕鄭穆公時子陽爲相專任刑法列禦寇乃絕迹窮巷面有饑色或告子陽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子陽聞而悟使官載粟數十乘而與之禦寇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之入見其妻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

爲有道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
食先生不受豈非命也哉禦寇笑曰君非自知我也
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
吾所以不受也居一年鄭人殺子陽其黨皆死禦寇
安然獨全終身不仕著書八篇言道家之意號曰列
子

莊周

莊周宋之蒙人少學老子爲蒙縣漆園吏遂遺世自
放不仕王公大人皆不得而器之楚威王使大夫以
百金聘周周方釣於濮水之上持竿不顧曰吾聞楚

神龜死二千歲矣巾笥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
寧無爲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塗中乎大夫曰寧掉
尾塗中耳莊子曰往矣吾方掉尾於塗中或又以千
金之幣迎周爲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
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爲孤豚其可得乎
遂終身不仕

段干木

段干木晉人少貧且賤心志不遂乃治清節遊西河
師事卜子夏與田子方李克翟璜吳起等居于魏皆
爲將唯干木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就造其門段干

木踰墻而避文侯文侯以客禮待之出其廬而軾其僕問曰干木布衣也君軾其廬不已甚乎又侯曰段干木賢者也不移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敢不軾乎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爲相不肯後卑已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息夫文侯名過齊桓公者蓋能尊段干木敬卜子夏友田子方故也

東郭順子

東郭順子魏人修道其田子方師事之而爲魏文

侯師友侍坐於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耶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子方曰有文侯曰子師誰耶子方曰東郭順子也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則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曰遠哉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智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爲我累耳

公儀潛

公儀潛魯人與子思爲友穆公因子思而致命欲以爲相子思曰公儀子此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侈亦願在下風如以高官厚祿爲釣餌而無信用之心公儀子智若魯者可也不爾則不踰君之庭且臣不佞又不能爲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潛竟終身不屈

陳仲子

陳仲子齊人其兄戴爲齊卿食祿萬鍾仲子以爲不義將妻子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窮不苟求不

義之食不食遭歲饑乏糧三日乃匍匐而食井上李實之蟲者三咽而能視身自織履妻擘纊以易衣食楚王聞其賢欲以爲相遣使持金百鎰至於陵聘仲子仲子入謂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出謝使者遂相與逃去爲人灌園

許行

許行楚人疾六國時怠於農業作書二十篇托於神農聞孟子告滕文公分別君子野人之法行不然其說乃自楚之滕其徒數十人皆衣衲捆屨織席以爲食陳相亦楚人與其弟陳辛初受業於陳良爲儒者之學旣乃負耒耜而自宋之滕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

黔婁先生

黔婁先生齊人修身清節不求進于諸侯魯恭公聞其賢遣使致禮賜粟三千鍾欲以爲相辭不受齊王又禮之以黃金百斤聘爲卿又不就著書四篇言道

家之務號黔婁子終身不屈以壽終

江濱漁父

漁父楚人楚亂乃匿名隱釣於江濱楚頃襄王時屈原爲三閭大夫名顯於諸侯爲上官靳尚所譖王怒放之江濱被髮行吟於澤畔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斯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不凝滯於萬物故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揚其波汨其泥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歎其醜何故懷瑾握瑜自令放爲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

濁可以濯吾足遂去深山自閉匿人莫知焉

安期生

安期生琅琊人受學河上丈人賣藥海邊老而不仕時人謂之千歲公秦始皇東遊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直數千萬出置阜鄉亭而去留赤玉舄爲報留書與始皇曰後數十年求我於蓬萊山下及秦敗安期生與其友蒯通交往項羽欲封之卒不肯受

河上丈人

河上丈人不知何國人明老子之術自匿姓名居河之湄著老子章句故世號曰河上丈人當戰國之末

諸侯交爭馳說之士咸以權勢相傾唯丈人隱身修道老而不虧傳業於安期生爲道家之宗

太虛子曰周之季世去古旣遠風氣已漓其時乃有商容老氏之徒邁古希天棲心玄漠擬之被衣倪缺固渾乎其無以異也子臯季札雖托身公子敝屣侯封甘心徒步其視飲水墾山拾穗行歌帶索鼓琴披裘負薪者非若人之儔邪荷蕢沮溺石門荷篠接輿諸人曠居自適於世無涉孔子欲接引之而不可得矣顏曾原閔皆吾孔門高第弟子似不當以一節論然安貧特異與結駟乘肥者大不相侔列於茲編不

高士傳卷一
妨別著壺丘老商列莊蓋亦老氏之流段干木諸人
皆離羣絕俗其與仲子許行雖未免爲孟子所責備
然其諸乞墦登壠之夫不亦霄壤也哉

高士傳卷一

高士傳卷二

黃石公

黃石公下邳人遭秦亂自隱姓名時人莫知者初張
良自匿下邳步游沂水圯上與公相遇未謁公故墜
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
人也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焉公以足受笑而去良殊
驚公行里所還謂良曰孺子可教也後五日平明與
我期此良愈怪之復跪曰諾五日平旦良徃公怒曰
與老人期何後也後五日早會良雞鳴徃公又先在
復怒曰何後也後五日早會良夜半徃有頃公亦至

喜曰當如是乃出一書與良曰讀是則爲王者師矣後十三年孺子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不見良旦視其書乃是太公兵法良異之因講習以說他人皆不能用後與沛公遇於陳留沛公用其言輒有功後十三年從高祖退濟北穀城山下得黃石良乃寶祠之及良與石并葬焉

四皓

四皓皆河內軹人或汲一曰東園公二曰角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皆修道潔已非義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歌曰莫莫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歌曰莫莫肆志乃共入商雒隱地肺山及秦敗漢高聞而徵之不至

兩生

兩生皆魯人高祖定天下即皇帝位博士叔孫通白徵魯諸儒三十餘人欲定漢儀禮兩生獨不肯行謂通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今吾不忍爲公所爲公往矣無汙我通不敢致而去

田何

田何字子莊齊人自孔子授易五傳至何及秦禁學以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故何傳之不絕漢興田何以齊諸田徙杜陵號曰杜田生以易授弟子惠帝時何年老家貧守道不仕以授業終爲易者宗太虛子曰昔人謂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黃石四皓兩生田何自秦歷漢而皜然不滓固坑焚之所不能及而嫚溺之所不能加也是士之貴賤亦唯其自處何如耳曷嘗繫乎時哉

摯峻

摯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少治清節與太史令司馬遷交峻獨退身修德隱於阡山遷旣親貴乃以書勸峻進曰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上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潔不以細行污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峻報書曰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愆去於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以遊餘齒耳峻之守節不

移如此遷居太史官爲李陵遊說下腐刑果以悔恠
被辱峻遂高尚不仕卒于阡阡人立祠號曰阡居士
世奉祀之不絕

成公

成公成帝時人自隱姓名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
成帝出遊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
人子何逆朕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
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
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
二篇

安丘望之

安丘望之京兆長陵人少治老子經恬靜不求進號
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上以其
道德深重常宗師焉望之不以見敬爲高愈日損退
爲巫醫於民間著老子章句故老氏有安丘之學扶
風耿况王汲等皆師事之從受老子終身不仕

郇越

郇越字臣仲太原人州郡舉孝廉茂才皆以疾辭散
其先人貲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遂隱去

宋勝之

宋勝之南陽人少孤年五歲失父母家于穀城聚中
孝慕甚篤聚中化之勝之每行見老人擔負輒以身
代之獵得禽獸嘗分肉與有親者貧依姊居數歲乃
至長安受易通明以信義見稱從兄褒爲東平內史
遣使召之勝之曰衆人所樂者非勝之願也乃去遊
太原從郇越牧羊以琴書自娛丞相孔光聞而就太
原辟之不至元始三年卒于太原

張仲蔚

張仲蔚平陵人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
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

人閉門養性不治榮名時人莫識唯劉龔知之

嚴遵

嚴遵字君平蜀人隱居不仕常賣卜於成都市日得
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爲事楊雄少
從之遊屢稱其德李強爲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爲
從事足矣雄曰君可備禮與相見其人不可屈也王
鳳請交不許蜀有富人羅沖者問君平曰君何以不
仕君平曰無以自發沖爲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
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柰何以不足奉
有餘沖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

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下爲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邪冲大慙君平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故不仕也時人服之

楊寶

楊寶弘農華陰人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俱徵遂遁逃不知所往建武中公車特徵不至

韓順

韓順字子良天水成紀人以經行清白辟州宰不詣

王莽末隱於南山地皇四年漢起兵於南陽順同縣隗囂等起兵自稱上將軍西州大震唯順修道山居執操不回囂以順道術深遠使人齎璧帛卑辭厚禮聘之欲以爲師順因使謝囂曰禮有來學義無往教即欲相師但入深山來囂聞矍然不敢強屈其後囂等諸姓皆滅唯順山棲安然以貧潔自終

鄭樸

樸字子真谷口人修道靜默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不至楊雄盛稱其德曰谷口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名振京師馮翊人刻石祠之至今不

絕

李弘

李弘字仲元蜀人居成都里中化之斑白不負擔男
女不錯行弘嘗被召爲縣令鄉人共送之元無心就
行因共酣飲月餘不去刺史使人喻之仲元遂遊奔
不之官惟楊雄重之曰不夷不惠居於可否之間

彭城老父

彭城老父楚人漢室衰乃自隱修道不治名利至
年九十餘王莽以徵故光祿大夫龔勝欲爲太子師
友祭酒耻事二姓莽迫之勝遂不食而死莽使者及

郡守以下會歛者數百人老父痛勝以名致禍乃獨
入哭勝甚悲旣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
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哭畢而趨出衆莫知其誰
也

太虛子曰摯伯陵在武帝時已逆知仕路之危矧成
公以下諸人當成哀之世王莽用事禍機已著宜其
高蹈而遠引也不然將如龔君賓之守死徒貽彭城
老父之一哭耳亦何益哉

牛牢

牛牢字君直世祖爲布衣時與牢交游嘗夜共講說

識言云劉秀當為天子世祖曰。知非我萬一果然
各言爾志牢獨默然世祖問之牢曰丈夫立義不與
帝友衆大笑及世祖即位徵牢稱疾不至詔曰朕幼
交牛君真清高士也恒有疾州郡之官常先到家致
意焉刺史郡守是以每輒奉詔就家存問牢恒被髮
稱疾不答詔命

太虛子曰子陵文叔同學故人布衣萬乘各任所之
既已聘至而箕踞抱膝張目熟視咄咄子陵恐亦不
免為天子所動矣牛牢被髮屢詔不答一何簡易也

哉嚴光字子陵光武名秀字文叔少同游學光武即
帝位遣安車玄纁聘光三反而後至光武至其館

子陵箕踞抱膝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
士故有志何至相迫因曰光加足於帝腹除為諫
議大夫不受
掛於富春山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
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
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
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
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
娶嫁既畢敕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
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東海隱者

東海隱者不知何許人漢故司直王良之友建武中良以清節徵用歷位至一年復還隱者不肯見而讓之曰不有忠信奇謀而取大位自知無德曷爲致此而復遽去何往來屑屑不惱煩也遂距良終身不復與接遁居東海姓名不傳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博覽不爲章句學牧豕上林苑中曾誤遺一廷及他舍鴻乃悉以豕償之鄰家者老見鴻非恒責讓主人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鄉

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同縣孟氏女狀醜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入門椎髻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孟光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誅詩書彈琴以自娛肅宗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燿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居臯伯通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乃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於贏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爲求

葬地於吳要離冢傍

高恢

高恢字伯達京兆人少治老子經恬虛不營世務與梁鴻善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匿耀終身不仕焉

臺佟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隱武安山中峰鑿穴而居採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魏郡刺史執棗栗為贄見佟語良久刺史曰孝威居身如此甚苦如何佟曰冬

幸得保終正性存神養和不屏營於世事以勞其精除可欲之志恬淡自得之苦也如明使君綏撫教養夕惕匪忒反不苦邪遂隱逸終身不見

韓康

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常遊名山采藥賣於長安市中口不二價者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怒康守價乃曰公是韓伯休邪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欲避名今區區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遂遯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備玄纁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乘柴車冒晨先發中路

逃遁

丘訢

丘訢字季春扶風人少有大材自謂無伍傲世不與俗人爲羣郡守召始見曰明府欲臣訢邪友訢邪師訢邪明府所以尊寵人者極於功曹所以榮祿人者已於孝廉一極一已皆訢所不用也郡守異之遂不敢屈

摯恂

摯恂字季直伯陵之十二世孫也治五經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屬文隱于南山之陰扶風馬融沛國桓麟

皆如恂受業末和中常博求名儒公卿薦恂公車徵之不出

法真

法真字高卿扶風郿人性恬靜寡欲不涉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凡辟公府賢良皆不就同郡田羽薦真曰處士法真體兼四業學窮典奧幽居恬泊樂以忘憂將蹈老氏之

高蹤不爲玄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袞職必能倡清
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虛
心欲致前後四徵真曰吾旣不能遯形遠世豈飲洗
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

漢濱老父

漢濱老父不知何許人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
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
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老
父笑而不答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也
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

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
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
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
姓名不告而去

陳留老父

陳留老父不知何許人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黃令
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
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
不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
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柰何因相抱而

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所終

徐穉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少以經行高於南州桓帝時汝南陳蕃爲豫章太守因推薦穉於朝廷由是五舉孝廉賢良皆不就連辟公府不詣未嘗答命蕃卒身自赴弔太守黃瓊亦嘗辟穉瓊卒歸葬江夏穉即自豫章徒步三千餘里至江夏瓊墓前酌哭而去後公車三徵卒不就

魏桓

魏桓字仲英安陽人桓帝時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周爨

馮良附

周爨字彥祖汝南安城人始在髫髻而知廉讓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修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

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幣聘熒及南陽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脩德立行所以爲國自先世以來勲甯才君獨何爲守東岡之陂乎熒曰吾旣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遂辭疾而歸良字君郎出於孤微少作縣吏年三十爲尉從佐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耻在厮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乃遁至犍爲從杜撫

學妻子求索蹤迹斷絕後乃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爲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十許年乃還鄉里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鄉黨以爲儀表熒良年皆七十餘終

黃憲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旣而前至袁閔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閔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

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
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為不及旣覩其人
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
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
乎心及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
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
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閔不宿而退進往從
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
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干頃陂澄之不清淆之
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
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
天下號曰徵君

姜肱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家世名族兄弟三人皆孝
行著聞肱年最長與二弟仲海季江共卧起甚相友
愛及長各娶兄弟相戀不能相離肱博通五經兼明
星緯弟子自遠方至者三千餘人聲重於時凡一舉
孝廉十辟公府九舉有道皆不就桓帝使畫工圖其
形工竟不得見而去建寧二年靈帝詔徵爲掾爲太
守肱得詔乃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籍聲價盛明

之世尚不委質况今政在私門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濱使者追之不及再以玄纁聘不就竄伏青州界中賣卜給食年七十七卒於家

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玄少好學長八尺餘鬚眉美秀姿容甚偉習孝經論語兼通京氏公羊春秋三正曆九章算術周官禮記左氏春秋大將軍何進辟玄州郡迫脅不得已而詣進設几杖之禮以待玄玄以幅巾進見一宿而逃去公府前後十餘辟並不就

任安

任安字定祖少好學隱山不營名利時人稱安曰任孔子連辟不就建安中讀史記魯連傳歎曰性以潔白爲治情以得志爲樂性治情得體道而不憂彼棄我取與時而無爭遂終身不仕時人號爲任徵君云

龐公

龐公南郡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

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吾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

姜岐

姜岐字子平漢陽上邳人少失父獨以母兄居治書易春秋恬居守道名重西州延熹中沛國橋玄爲漢陽太守召岐欲以爲功曹岐稱病不就玄怒敕督郵尹益收岐若不起者趣嫁其母而後殺岐益爭之玄

怒益搯之益得杖且諫曰岐少修孝義棲遲衡廬鄉里歸仁名宣州里實無罪狀益敢以死爭之玄怒乃止岐於是高名逾廣其母死喪禮畢盡讓平水田與兄岑遂隱居以畜蜂豕爲事從學者滿於天下營業者三百餘人辟州從事不詣民從而居之者數千家後舉賢良公府辟以爲茂才爲蒲坂令皆不就以壽終于家

荀靖

荀靖字叔慈潁川人少有雋才以孝著名兄弟八人號曰八龍闔門悌睦隱身修學動止合禮弟爽字慈

明亦以才顯於當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
章曰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太尉辟不就及卒
學士惜之誅靖者二十六人潁陰令丘禎追號靖曰
玄行先生潁川太守王懷亦謚曰昭定先生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學
無常師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
託蟠蟠乃躬輦其喪至濟陰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
間從事義之爲符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
事畢還家詔以蒲車特徵郡以禮逼遣蟠折轅而旋

汝南范滂等非許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
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
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主至爲擁篲先驅卒
有坑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
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
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年七十四以壽終

郭太

郭太字林宗太原人少事父母以孝聞身長八尺餘
家貧郡縣欲以爲吏歎曰丈夫何能執鞭斗筲哉乃
辭毋與同縣宗仲至京師從屈伯彥學春秋博洽無

不通又審於人物由是名著於陳梁之間步行遇雨中一角折衆人慕之皆故折巾角士爭往從之載策盈車凡太知之于無名之中六十餘人皆言後驗以母喪歸徐穉來弔以生芻一束頓太廬前而去太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平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不堪此喻耳凡司徒辟太常趙典舉有道皆不就

袁閔

袁閔字夏甫汝南人築室于庭中閉門不見客暮於閨中向母禮拜雖子姓亦不得見也子亦向戶拜而去首不著巾身無單衣足著木履母死不列服位公車兩徵不詣范滂美而稱之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可謂至賢矣

太虛子曰光武中興賓禮遺逸風流所漸而懷寶席珍之士若向長以下諸人高蹈丘園枕棲山谷雖不際會風雲而皎皎霞外蓋增光日月矣至有激揚名聲互相題拂以釀成黨禁者斯其人縱高君子不由也申屠見幾郭袁僅免是以猶有取焉

高士傳卷三

眭夸

眭夸一名耜趙郡高邑人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耽志
 書傳不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與崔浩友浩
 為司徒奏徵為中郎辭疾不赴浩投詔書於夸夸不
 受曰桃簡卿已為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桃簡浩小
 名也及浩誅為之素服經時乃止歎曰崔公既死誰
 能更容眭夸遂作朋友篇辭義為時人所稱

李謐

李謐趙郡人十歲喪父哀號不止事兄場極盡弟道

十三通孝經論語毛詩尚書鄉黨以神童稱十八受業於博士孔璠鳩集諸經廣校同異嘗作春秋叢林不苟言以違經弗飾詞而背理辭氣磊落觀者忘疲每日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跡下幃杜門却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公府屢辟不就時黃門侍郎甄琛內贊近機有親識求官者琛答曰諸君獨不見趙郡李謚乎耽學守道不悶於時君等何爲輕自媒銜謂其子曰昔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今李先生甚邇何不就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媿時但未薦李謚以此

負朝廷耳謚年二十二而卒遐邇甚惜之

管寧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年十六喪父親友憫其孤貧咸爲贈賙悉辭不受鼠勉以送終與平原華歆同縣邴原相友善嘗與歆鋤地種蔬地有窖金歆捉而擲之寧揮鋤不顧人以是爲寧優於歆漢末董卓煽禍天下大亂寧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與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遼東旣見度乃廬於山谷寧所居村落會汲井者或男女相雜或爭井鬪閱寧患之乃多買器分置井旁汲以待之汲者知寧所爲各相自責不

復爭鬪寧居遼東三十七年禮讓行於海表魏黃初
間將家屬浮海還郡詔以寧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受
環堵篳門并日而食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常坐一木
榻未嘗箕股其榻當膝處皆穿卒年八十四

張琚

張琚字子明鉅鹿人少游太學學兼內外後歸鄉里
袁紹前後辟命不應移居上黨并州牧高幹表除樂
平令不就徙遁常山門徒且數百人遷居任縣曹操
辟之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郡累上琚發遣稱
病不行正始初戴鷲之鳥巢琚門陰琚告門人曰戴
鷲陽鳥而巢門陰此凶兆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二篇
旬日而卒年一百五歲

胡昭

胡昭字孔明潁川人始避地冀州辭袁紹之命遁還
鄉里曹操爲司空丞相頻加禮辟昭自陳一介野生
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操曰人各有志義不相屈昭
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
愛之建安二十三年陸渾長張固被書調丁夫給漢
中百姓憚役因與兵作亂縣邑殘破固率將吏依昭
賊寇至陸渾自相約誓言胡居士賢者也不得犯之

一川賴昭獲免迨天下安輯徙宅宜陽正始中尚書黃休等薦昭公車特徵昭不就卒年八十九

焦先

焦先字孝然河東人中平末白波賊起先避亂至陝居大陽無父母兄弟妻子見漢室衰乃絕口不言及魏篡位常結草爲廬於河之湄獨止其中食草飲水身無衣履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王使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又不語其後野火燒其廬先遂露寢冬雪大至先卧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人莫能測其意後百歲餘乃卒

扈累

扈累字伯重京兆人也初平中山東人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客三輔曉知星歷風角鳥情常食青菘芫華年似五六十者人或親識之謂其已百餘歲矣累年四十餘隨正方游人謂之得其術有婦無子建安十六年三輔亂又隨正方南入漢中漢中壞正方入蜀累與相失詣鄴遭疾疫喪其婦黃初元年又徙洛陽獨居道側施一牀帳食宿其中日則潛思夜則仰視星宿人或問之閉口不言嘉平中卒年九十餘

寒貧子

寒貧子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時長
安有宿儒樂文博者門徒數千德林亦就學精詩書
後好內事於衆輩中最玄默獨嗜老子建安十六年
關中亂南入漢中及漢中破隨衆還長安居窮巷小
屋行乞以自給富貴人饋遺之不受故因號曰寒貧
子云

太虛子曰漢之末世黨禁甫釋而董卓煽亂曹操陰
危此何時也士生其時以才華技能而罹其害者不
少矣嗟夸李謚詩書自娛徵辟不就管寧遠涉遼海
張璠易箠絃歌胡昭樂道寇不忍犯而焦先扈累寒
貧則更超脫皆優游以終真鴻飛鳳翔冥冥於霄漢
之外矣彼弋獵者又何慕焉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人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之
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恙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
怒登旣出便大笑嘗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
常人與語登亦不應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旣見
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游三年闕其所圖終不答
康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
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

用其才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登竟不知其所終。

董京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遙吟詠。常宿白社中。孫楚時爲著作。數就社中與語。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於其所寢處。惟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其一曰。乾道剛簡。坤體柔密。芒芒太素。是則是迷。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事。孰知其實。逝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乃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人。幼孤貧。養親以孝。聞宗族勸之仕。統勃然作色曰。諸君待統至此乎。自此不與宗族相見。後母病篤。及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以下。並至浮橋。統時在船中。曝所市藥。諸貴人車乘來者如雲。統並不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統徐答曰。會稽夏仲御也。充使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

高節充甚異之更就船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即
俛而不答充又謂曰卿能作卿土地間曲乎統曰先
夏禹巡會稽山朝會萬國聖化猶存百姓感誅遂作
慕歌又孝女曹娥其父墮江不得屍娥投水而死國
人哀其孝義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王言不納身
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爲作小海唱今欲歌之衆
人曰善統於是以足叩船引聲喉嚨清激慷慨悲風
應至含水漱天雲雨響集諸人相顧曰若不游洛水
安見是人充欲耀以文武鹵簿覬其來觀統危坐如
木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統
歸會稽竟不知所終

范喬

范喬字伯孫陳留外黃人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撫喬
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
以告喬喬便執硯涕泣九歲請學在同輩之中言無
媒辭光祿大夫李銓嘗論楊雄才學優於劉向喬以
爲向定一代之書正羣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
遂著劉楊優劣論文多不載喬前後辟舉皆不就初
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佯不聞邑人愧
而歸之喬往喻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

何以愧爲外黃令高頽歎曰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而范伯孫恂恂率道名諱未嘗經於官曹士之貴異於今而見元康八年卒

董養

董養字仲道浚儀人太始初到洛下不干祿求榮每覽國家赦書因著無化論以非之末嘉中洛城東北地陷有二鷲出焉養謂謝鯤阮孚曰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魯褒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之

今人見有
錢親者
子可傷

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畧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折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爲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錢之爲言泉也無遠不往無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由此論之謂爲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

世已如此
矣望今日

柴闢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蓋疾時者共傳其文。褒不仕。莫知所終。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人。少愛山水。尚嘉遯。每遊山林。彌旬忘返。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遊名山。恒著鹿裘葛巾。採竹葉木實。貿鹽以自供食。有餘穀。輒恤窮匱。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既至。置之西園。溫嶠嘗問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一旦忽求還山。及蘓峻反。人皆以爲知幾。

翟莊

翟莊字祖休。潯陽人。少以孝友著名。耕而後食。惟以弋釣爲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鈞。豈我哉。時人以爲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葦門。命徵並不就。

劉麟之

劉麟之字子驥。南陽人。少尚質素。志存遯逸。桓冲嘗到其家。麟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旣枉駕。光臨宜先請家君。冲聞大愧。麟之雖冠冕之族。信義著於羣小。凡人致贈一無所受。仁愛惻隱。以壽終。

宋纖

宋纖字令艾敦煌人少有遠操沉靖不與世交居于酒泉南山弟子受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時太守楊宣畫其像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鳴鏡鼓造焉纖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竒木蒼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年八十篤學不倦既卒謚曰玄虛先生

謝敷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性澄靖寡欲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嘲逵云吳中高士求死不得

戴逵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乃爲王門伶人邪晞怒終不往孝武帝時又累徵不就長子勃有父風

陶潛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博學善屬文爲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義熙三年以親老家貧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種秫穀妻子固請五十畝種秔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於鄉里小兒遂解印去乃賦歸去來辭刺史王弘每令人候之其親朋或載酒殺而往潛亦無所辭焉嘗言夏月虛閑高卧北窓之下清風颯至真羲皇上人也性不解音而蓄琴一張絃徽不具每親朋會飲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

勞絃上聲宋元嘉中卒

太虛子曰文中子謂清談盛而晉衰推原其責當必有任之者然余觀孫登識火之語董京乾道之篇夏統土風之答范喬劉楊之論魯褒錢神之嘲郭文情憶之旨翟莊漁獵之辨及戴安道之破琴陶靖節之歸去其曠遠孤高蓋關係世風者多矣可盡以清談目之乎

宗炳

宗炳字少文南陽人善琴書圖畫精於言理每遊山水往輒忘歸兄減爲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

三湖立宅間居棲丘飲谷蓋三十年餘矣宋武帝召
爲太尉不就衡陽王義季在荊州親至其室與之歡
宴命爲諮議參軍不起乃西陟荆巫南登衡嶽因而
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旣而有疾復還江陵歎曰
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惟澄懷觀道卧以游之耳
凡所歷履皆圖之於室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
氏亡其聲遂絕唯炳傳焉武帝不能屈遣樂師楊觀
就炳受之

宗彧之

宗彧之字叔粲炳從父弟也家貧好學雖文義不逮
炳而真澹過之州辟舉不就公私餽遺一無所受宋
武帝徵著作佐郎不至元嘉初大使陸子真觀采風
俗三詣彧之皆辭疾不見還表薦之又徵爲散騎侍
郎復不就

孔淳之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
游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游山遇沙門釋法崇
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
今乃傾蓋于茲不覺老之將至也與徵士戴顓王弘
之及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游會稽太守謝方明苦

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
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辨其林飛沉所至
何問其主終不肯往元嘉初徵爲散騎侍郎乃逃于
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之

周續之

周續之字道祖鴈門人其先過江居豫章建昌縣豫
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衆續
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
經名冠同門稱爲顏子旣而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
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道人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

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

翟法賜

翟法賜潯陽柴桑人結屋於廬山以獸皮結草爲衣
雖鄉族親黨亦罕所接見州奉詔徵爲著作佐郎逃
避不就家人至石室尋訪竟遁跡不獲太守鄧文子
上表謂若逼以王憲束以嚴科馳山獵草以期必獲
恐致顛隕有傷盛化乃止後卒於巖石之間不知年
月

褚伯玉

褚伯玉字元璩錢唐人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在

山三十餘年却粒餐霞唯朋松石介於孤峰峻嶺與世隔絕宋齊時歷聘不出

阮孝緒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自幼沉靜雖與兒童游戲恒以穿池築山爲樂年十三徧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彥之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罕見其面天監中屢薦召不出著高隱傳上自炎皇終於天監末分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爲

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爲中篇挂冠人世栖心塵表爲下篇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其必至顛覆聞其笳管穿籬逃匿不與相見及晏誅親戚咸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鄱陽忠烈王妃孝緒姊也王嘗欲就見孝緒鑿垣而逃曰我本不應爲王侯姻戚吾家有此非吾願也終不一接大同二年十月卒年五十八

臧榮緒

臧榮緒字允莒莒人幼孤躬自灌園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齊高

帝徵爲揚州主簿不就蓬廬守志漏濕是安自號被
褐先生

庾易

庾易字幼簡新野人志性恬隱不交外物建元初賜
麥百斛不受永明建武間屢詔徵之不出

宗測

宗測字敬微南陽人宋徵士炳之孫自少靜退不樂
人間嘗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爲美談
余竊有感但當用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
重事乎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屢

徵不就平生善易老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

沈麟士

沈麟士字雲禎武康人隱居餘不吳差山家世孤貧
藜藿不給挾琴采薪行歌不輟屢召不出至老篤學
不倦注周易莊老要畧數十卷卒年八十六

馬樞

馬樞字要理扶風人六歲能誦孝經論語老子及長
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周易梁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
史素聞其名引爲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
摩老子周易道俗聽者二千人數家學者各起問端

樞乃依次剖判支分派別轉變無窮論者拱默聽受而已尋遇侯景之亂綸舉兵援臺乃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乃隱于茅山有終焉之志陳元嘉元年文帝徵爲度支尚書辭不應樞少屬亂離凡所居處盜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目精洞黃能視闇中物有白燕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欄廡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

太虛子曰易謂天地閉賢人隱齊梁何時固宜放情江海遁迹丘樊矣然其介特之性蓋亦其所稟之不凡也不然貴爵位者且將以巢由爲桎梏雖甚亂世亦溺於勢利奔走而不返矣南史李延壽氏乃謂碧澗清潭翻成麗矚挂冕東都何難之有嗚呼豈其然哉彼陶弘景者擅名高隱而猶不免援引梁武問賚數及時人謂爲山中宰相然則與世相忘者其可以易視邪陶弘景字通明秣陵人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爲深耻未元初築三層樓處其上與物遂絕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梁武兵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及聞議禪代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武帝既即位恩禮愈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

時人謂爲山中宰相云

李士謙

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宗黨豪盛士謙獨捨宅爲寺博覽羣籍兼善天文術數隋有天下畢志不仕雖家富於財而躬處節儉嘗有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於是悉召債家爲設酒食對之燔券曰債了矣幸勿爲念也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拒之一無所受他年又大饑多有死者士謙罄竭家資爲糜粥賴以全活者萬計或謂之曰子多陰德士謙曰人所不知謂之陰德今吾所爲吾子皆知

陰德二字句
長句白

何陰德之有士謙善談玄理嘗有客不信佛家應報之說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非休咎之應邪至若鯀爲黃熊杜宇爲鴟鳩褒君爲龍牛哀爲獸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鄧艾爲牛徐伯爲魚羊祐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邪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栢後身化爲樗櫟士謙曰變化由心而作木豈有心乎開皇八年卒其妻盧氏亦有婦德夫終散粟五百石以振窮乏

崔廓

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少孤貧屢爲鄉族所屈辱

逃入山中博覽書籍山東學者皆宗之既還鄉里不
應辟命與趙郡李士謙爲忘年之交時稱崔李年八
十終于家

張文詡

張文詡河東人博覽文籍特精三禮諸儒異說亦皆
詳究嘗遊太學名儒碩學莫不推服之仁壽末策杖
而歸灌園爲業州郡頻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以
德化人鄉黨風俗丕變每閑居無事從容長歎曰老
冉冉而將至嗟脩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而歌時人
方之閔子騫原憲云

太虛子曰楊隋之世雖氣運短促而總一寰宇文學
技藝之士列名史傳者蓋亦濟濟衆矣然多罹咎悔
鮮克有終孰若士謙文詡輩忘懷纓冕畢志丘園欣
欣獨善也哉

元德秀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
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既擢第母亡遂不娶以兄之子
爲嗣兄子方在襁褓無資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
漣流能食乃止既長將爲娶家苦貧出爲魯山令玄
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命三百里內縣令刺史各以

聲樂集河內太守輦優妓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環
譎光麗德秀惟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薦于薦者德秀
所爲歌也帝聞而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乃黜河內
太守而德秀於是知名然非其好也歲餘駕柴車去
隱陸渾山中不爲墻垣扃鑰家無僕妾日或不爨唯
飲酒彈琴以自娛而已房琯見而歎曰見紫芝眉宇
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曰吾不幸生衰
俗猶幸識元紫芝也天寶十三載卒家惟枕履簞瓢
而已

朱桃椎

朱桃椎益州成都人澹泊絕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測
其爲長史竇軌遺以衣服鹿憤麕鞞逼署鄉正委之
地不肯服結廬山中夏則裸冬緝木皮葉自蔽贈遺
無所受嘗織芒屨置道上見者曰此居士屨也以米
茗易之置其處乃取屨去日以爲常終不與人接其
爲屨用草柔細環結促密人爭易之高士廉爲長史
請見與語瞪視不答士廉拜曰居士其使我以無事
治蜀耶乃簡條目薄賦歛州大治屢遣人存問見輒
走林草自匿

李元愷

李元愷邢州人博學善天步律曆宋璟嘗師之璟旣當國厚遺以束帛將薦之朝拒不答洛州刺史元行冲問經義畢贈以衣服辭曰吾軀不可服新麗懼不稱以速咎也終不受卒年八十餘

衛大經

衛大經蒲州解人卓然高行口無二言開元初畢構爲刺史使縣令孔慎言就謁辭不見豫筮死日鑿墓自爲誌如期而終

張彖

張彖陝州人登進士第時楊國忠爲相公卿以下願

指氣使莫不震懼凡領四十餘使臺省官有時名不爲已用者皆出之或勸彖謁之彖曰君輩倚楊相如泰山吾以爲冰山耳若皎日旣出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終身不仕

秦系

秦系字公緒越州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北都留守薛兼訓奏爲帥府叅軍不就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系結廬其上穴石爲研注老子彌年不出其後東度秣陵年八十餘卒南安人思之號其山爲高士峯云

崔覲

崔覲梁州城固人以儒自業身耕耨取給老無子乃以田宅財資分給奴婢各爲業而身與妻隱南山約奴婢過其舍則給酒食夫婦嘯詠相視爲娛文宗時左補闕王直方薦覲高行詔以起居郎召辭疾不至

陸龜蒙

陸龜蒙字魯望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舉進士一不第遂棄去嘗至饒州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性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時乘舟設蓬席

束書茶竈筆床釣具隨意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後以高士召不至
太虛子曰余嘗觀唐書列傳謂唐興賢人在位衆多其遁戢不屈者纔數人耳以余觀之其未免疵類者尚多也余故擇而書焉若張彖者則傳所未及特爲表而出之其諸假隱自名以詭祿仕至號終南嵩少爲仕途捷徑者可愧孰甚焉

鄭遨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遨少好學敏於文辭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

携其妻子俱隱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妻
數以書勸遨還家輒投之火後聞妻子卒一慟而止
遨與李振故善振後事梁貴顯欲以祿遨遨不顧後
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里往視之聞者益高其行其
後徙居華陰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遨種田隱
之賣藥道殷有釣魚術又能化石爲金遨嘗驗其信
然而不之求也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以諫
議大夫召之皆不起天福四年卒年七十四
太虛子曰五代之亂極矣歐陽永叔爲之作史謂其
時搢紳之士無復廉耻而自古天下未嘗無人求之

傳記僅得四五人焉列之一行傳余取而觀之自鄭
遨之外猶未免有負俗之累豈君子道消有固然與
抑亦天地閉賢人隱世固有不得而知者也

高士傳卷四

李瀆

李瀆字長源河南洛陽人淳澹好古博覽經史往來中條山中所居木石幽勝不親產業罕著文字王旦李宗諤每勸其仕瀆皆不答真宗祀汾陰孫冕言其隱操陳堯叟復薦之命使召見辭疾不起屢遣內侍長史存問瀆自陳習靜避世不敢聞命素嗜酒人或勉之答曰扶衰養疾舍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可乎一日忽曰吾當逝矣促家人置酒頃之卒時天禧三年十二月三日也年六十三

是吾友也

仙

魏野

魏野字仲先陝州陝人母嘗夢引袂於月中承兔因有娠遂生野及長嗜吟咏不求聞達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遶旁對雲山景趣幽絕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爲草堂彈琴其中好事者多載酒從游嘯詠終日前後郡守武臣將相之賢者皆親造謁野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白衣以見真宗祀汾陰歲與李瀆並被薦遣陝令王希招之野上言曰麋鹿之性頓纓則狂豈能瞻對殿墀仰奉清燕上乃遣使圖其所居觀之復遣內侍存問天禧三年十二月無疾而卒年

六十

邵雍

邵雍字堯夫河南洛陽人雍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溫厚不見圭角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微醺即止病畏寒暑常以春秋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講學于家未嘗強以語之而就問者日衆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皆樂與之屢詔徵辟授官皆固辭卒年六十七所著有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答

松江漁翁

松江漁翁者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游長橋往來波
上扣舷飲酒酣歌自得紹聖中閩人潘裕自京師調
官回過吳江遇而異焉起揖之曰予視先生氣貌固
非漁釣之流願丐緒言以發蒙陋翁瞪視曰君不凡
若誠有意能過小舟語乎裕欣然過之翁曰吾厭喧
煩處閒曠遯迹於此三十年矣幼喜誦經史百家之
言後觀釋氏書今皆棄去唯飽食以嬉尚何所事裕
曰先生身浴德如此今聖明在上盍出而仕乎笑
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棲隱巖穴追園綺
之蹤竊慕老氏曲全之義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
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興子
出處異趣子勉之裕曰裕也不才幸聞先生之高義
敢問舍所在曰吾姓名且不欲人知况居室耶飯畢
長揖使裕反其所鼓枻而去

杜生

杜生者潁昌人不知其名縣人呼爲杜五郎所居去
縣三十里有屋兩間與其子並居前有空地丈餘即
爲籬門生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生
自陳村人無所能官人何爲見顧軫問所以不出門

之因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憶十五年前亦曾納涼其下何謂不出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所以爲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其兄同耕迨兄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盡以與兄而攜妻子至此蒙鄉人借屋遂居之唯與人擇日又賣醫藥以給飢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荷長者見憐與田三十畝使之耕尚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術自業者多念已食既足不當更兼他利由是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曾有

人遺一書策無題號其間多說浮名經當時極愛其議論今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矣時盛寒布袍草屨室中枵然而氣韻閒曠言詞精簡問其子之爲人曰村童也然性質甚淳厚不安言不敢嬉唯間一至縣買鹽酪可數行跡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旁游一步也軫嗟嘆留連久之乃去後至延安幕府爲沈括言之括時理軍書迨夜半疲極未卧聞軫談及此乃頓忘其勞

笈叟

笈叟蜀人程珣嘗守廣漢二子顥頤皆隨侍游成都

見治篋箍桶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詰而篋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難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

醬翁

醬翁蜀人閩袁滋入洛問易於程頤頤曰易學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訪問久無所遇已而見賣醬翁於眉邛間與語大有所得不知所得何語也

蘇庠

蘇庠丹陽人少能詩蘇軾見其清江曲愛之由是知

名徐俯薦其賢上特召之固辭又命守臣以禮津遣庠辭疾不至以壽終

劉永一

劉永一陝州夏縣人孝友廉謹熙寧初巫咸水溢入縣城民多溺死永一持竿立門前見他人物流入者輒擲出之有僧寓錢數萬於其室無何而僧死永一詣縣自言言以錢歸其弟子鄉人負債不償立焚其券行事多類此

張壘

張壘字子厚常州人登進士甲科以無他兄弟獨養

其親不忍斯湏去左右親友疆之仕乃調青溪主簿亦不之官閉戶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無一字舛窮經著書至夜分不寐元豐中近臣薦其高行至于元祐大臣復薦之起教授潁州辭不就於是孫覺胡宗愈范祖禹文章言曰舉且死草萊後世必以爲朝廷失士蘇軾言之尤切詔拜秘書省校書郎敕郡縣致禮敦遣竟不出舉孝弟脩於家忠信行於友聲名聞於人蹈中守常從容不迫爲當時名流所慕以不造門爲耻崇寧四年卒明年詔以舉隱德丘園聲聞顯著賜謚曰正素先生

南安翁

南安翁者漳州陳元忠客居南海日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投宿野人家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主翁雖麻衣草屨而舉止談吐宛若士人几案間有文籍散亂視之皆經子也陳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爲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藏書何用曰偶有之耳因雜以他語少焉風雨暴作其二子歸捨鉏揖客人物不類農家子翁進豆羹享客不復共談遲明別去陳以事留城中翌日見翁倉惶而行陳追詰之曰翁云十五年不出城何爲到此曰吾

以急事不容不出問之乃大兒於關外鬻果失稅爲
關吏所拘陳爲謁監征至則已捕送郡翁與小兒偕
詣庭下長子當杖翁懇白郡守曰某老鈍無能全藉
此丁贍給若渠不勝杖則翌日乏食矣願以身代之
小兒曰大人豈可受杖某願代兄大兒又以罪在已
甘心焉三人爭不決小兒來父耳勞語若將有所請
翁叱之兒必欲前郡守疑之呼問所以對曰大人元
係帶職正郎宣和間累典州郡翁急拽其衣使退曰
兒狂妄言守詢誥勅在否兒曰見作一束寘甕中埋
於山下守立遣吏隨兒發取果得之即延翁上坐謝
而釋其子次日枉駕訪之室已虛矣

順昌山人

順昌山人靖康末有避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
舍主人風裁甚整即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曰諸君
何事挈妻孥能至是耶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而
起耶衆爭爲言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爲仁宗朝人
也自嘉祐末卜居于此因不復出以我所聞但知有
熙寧紀年亦不知于今幾何年矣

蘇雲卿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待隣

曲有恩禮無良賤老稚皆愛敬之稱曰蘇翁身長七尺美鬚髯寡言笑布褐草履終歲不易未嘗疾病披荆畚礫爲園藝植耘芟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園不絕蔬滋鬱暢茂四時之品無闕者味視他園不類又不二價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先期輸直夜織屨堅紉過革烏人爭買之以饋遠以故薪米不乏有餘則以周急應貸假者負償一不經意溉園之隙閉門高卧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使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跡湖海有年矣近聞

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心爲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爲遊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耶延入室土銜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爲蘇雲卿也旣而汲泉煮茗意稍欵浹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二

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幣寘几上雲卿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咎歎者二客力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且遣使迎伺則扃戶聞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竟不知所往帥漕復命浚拊几嘆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作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於傳霖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杳邈不可尋弗力弗早予罪曷鍼

郭雍

郭雍字子和其先洛陽人隱居峽州放浪長揚山谷

間號白雲先生乾道中峽守任清臣湖北帥張孝祥薦于朝旌召不起孝宗命所在州郡歲時致禮存問封頤正先生令部使者遣官就問雍所著述備錄繳進是時雍年八十有三矣

太虛子曰宋室啓運五星聚奎以彰一代文明之兆迨慶曆以後君子蒲朝儒者繼起蓋彬彬然盛矣馴至熙豐間小人乘間善類播遷斯已不勝困斃而南渡以後學禁旋作吾黨受累殆尤甚焉孰與李瀆魏野以下諸人形潛林壑氣薄雲霄其視弓旌綸帛之招若將免之非惟富貴功名不可與同日語而所謂

道德者亦瞠乎其後矣是豈可以一偏之士少之哉
若陳搏身戀闕廷种放田連關洛林逋結廬湖山啓

贊朝使各貽士人之譏若此類者吾亦不能無惑焉

陳搏字圖南亳州真源人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
遂隱居武當山常乘白驢從惡少數百人欲入汴州
中途聞藝祖篡周大咲墜驢曰天下於是定矣遂入
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寢處多百餘日不起人
咸異之初周世宗時命華州送搏至闕下留止禁中
月餘賜帛五十匹茶三十斤及宋真宗太平興國中
來朝九年復來朝詔賜號希夷先生仍賜紫衣一襲
令有司增葺所止雲臺觀似亦與人間榮寵尚未能
忘也种放字明逸河南洛陽人隱終南豹林谷真
宗召見待以殊禮各動海內歲時來朝俄復還山祿
賜既優遂飾輿服廣置良田歲利甚博亦有強市者
遂至爭訟門人族屬依倚恣橫王嗣宗守京兆條上
其事放徙居嵩山然猶往來終南按視田畝每行必
給驛乘在道或親詣驛吏規算糧具之直時議浸薄

之林逋字君復錢塘人隱居西湖朝廷命守臣王濟
體訪逋聞之投啓為贊文皆稠儷遂以文學保薦詔
下賜帛而已濟曰草澤之士文須稽古不友王侯文
學之士則脩詞立誠俟時致用今逋兩失之

褚承亮

褚承亮字茂先真定人宣和五年鄉試第一明年登
進士會金兵南下幹離丕既破真定籍境內進士試
安國寺承亮名在籍中匿而不出軍中知其才押赴
與諸生對策策問上皇無道少帝失信舉人承風旨
極口詆毀承亮詣主文劉侍中曰君父失事豈臣子
所得言邪長揖而出劉為之動容薦知豪城縣漫應
之即棄去

趙質

趙質字景道遼相思溫之裔大定末舉進士不第隱居燕城南教授爲業明昌間章宗遊春水過焉聞絃誦聲幸其齋舍見壁間所題詩諷詠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也况聖明在上可不容巢由爲外臣乎

杜時昇

杜時昇字進之霸州信安人博學知天文不肯仕進承安泰和間宰相數薦時昇可大用時昇謂所親曰

吾觀正北赤氣如血東西亘天天下當大亂亂而南北當合爲一消息盈虛循環無端察往考來孰能違之是時風俗侈靡紀綱大壞世宗之業遂衰時昇乃南渡河隱居嵩洛山中從學者甚衆大抵以伊洛之學教人自時昇始

郝天挺

郝天挺字晉卿澤州陵川人早衰多疾厭於科舉遂不復充賦太原元好問嘗從學進士業天挺曰今人賦學以速售爲功六經百家分磔緝綴或篇章句讀不之知幸而得之不免爲庸人又曰讀書不爲藝文

選官不爲利養唯通人能之又曰今之仕多以貪敗
皆苦饑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耐饑寒一事不可爲
子以吾言求之科舉在其中矣或曰以此學進士無
乃戾乎天挺曰正欲渠不爲舉子爾貞祐中居河南
往來淇衛間爲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寧落魄困窮終
不一至豪富之門年五十終于舞陽

高仲振

高仲振字正之遼東人其兄領開封鎮兵仲振依之
以居旣而以家業付其兄挈妻子入嵩山博極羣書
尤深易皇極經世學安貧自樂不入城市山野小人

亦知敬之嘗與其弟子張潛王汝梅行山谷間人望
之翩然如仙或曰仲振嘗遇異人教以養生術嘗終
日燕坐骨節曼曼有聲所談皆世外事有扣之者輒
不復語云

宋可

宋可字予之武陟人其姑適大族彙氏貞祐之兵夫
及子皆死於難姑以白金五十笏遺可可受不辭其
後姑得彙氏踈族立爲後挈之省外家可乃置酒會
鄉鄰謂姑曰姑往時遺可以金可以彙氏無子故受
之今有子矣此金彙氏物非姑物也可何名取之因

呼妻子舁金歸之鄉里用是重之未幾北兵駐山陽軍中有聞可名者訪知所在質其子使人招之曰從我者禍福共之不然汝子死矣親舊競勸之往可皆謝不從曰吾有子無子與吾兒死生皆有命焉豈以一子故併平生所守者亡之後竟以無子

太虛子曰完顏謁胡據我北土士之生際其時而居於其地者何其甚不幸也余考之簡冊得高蹈者蓋六人焉其間若褚承亮之不對策而出杜時昇以伊洛之學教後進則尤其卓然者也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非其人邪世固有處中華而居平世者乃自甘於汚陋視此亦可以自省矣

杜本

杜本字伯原清江人隱居武夷山中武宗文宗屢召不起至正三年詔遣使促之行至杭州稱疾固辭而致書於丞相曰以萬事合爲一理以萬民合爲一心以千載合爲一日以四海合爲一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躋五帝三王之盛矣遂不行學者稱爲清碧先生

張樞

張樞字子長婺之金華人幼聰慧外家潘氏蓄書數

萬卷樞盡取讀之過目不忘至正間屢以纂脩官召不起至正七年使者強之行至杭州固辭而歸

孫轍

孫轍字履常臨川人居教授門庭蕭然部使者長吏以下仁且賢者必造焉屢辟皆不就轍善爲文章吳澄嘗序其集曰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同郡吳定翁字仲谷清脩文雅與轍齊名部使者辟薦相望終身不起嘗曰士無求用於世惟求無愧於世人以爲名言

危復

危復字見心樂安人宋末爲太學生博覽羣書尤好讀易至元中朝廷累遣奉御察罕及翰林應奉詹玉以幣徵之皆弗起隱於紫霞山中士友私謚曰貞白先生

太虛子曰元何時哉自古中國夷狄之禍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宋之遺民寧死不仕者寔多蓋亦秉彝之性宜然杜本諸人似若未足爲高也但吳許大儒以扶世淑人之故而不能決於去就之間責備者未免有遺議焉是四五人者豈不超脫也哉

徐舫

徐舫字方舟桐廬人博學尚志少與劉基同游庚子夏劉基宋濂葉琛章溢應我高皇帝之召過桐廬見之舫荷篋笠示不與同行且以語侵基既而基等入史館銜舫獨以隱自高數爲推挽於是江浙行省叅政蘇天爵力促其出舫曰吾野人爾其可縻以章紱邪竟避去益自韜閉人莫知其蹤跡所著有瑤林

滄江二集

傅淳

傅淳慈谿人家世業儒父時偕以道學鳴于鄉淳能傳其家學洪武中屢膺薦舉辭避不出鄉人稱爲退

密先生

鮑恂

鮑恂字仲孚浙江崇德人徙居嘉興西溪嘗受易於臨川吳澄元學士張翥御史劉彥博薦爲翰林不就洪武初禮部舉恂明經老儒達於治體遣使召至京師賜坐顧問命爲文華殿大學士上諭之曰以卿年高德邵故授此職煩輔導東宮耳恂固辭上曰免卿早朝日晏而入從容侍對不乂隨卿致仕恂復曰臣年老矣雖蒙異數終不能承領也上知不可強翊日放歸所著易傳大義西溪漫稿

謝應芳

謝應芳字子蘭武進人自幼篤志義理之學元至正初隱居白鶴溪上構一小室顏曰龜巢當路聘爲三衢清獻書院山長固辭不受避地吳中洪武初始還故里徙居方茂山一室蕭然晏如也年九十七終所著有思賢錄辨惑編龜巢稿

織屨者

織屨者吳人其姓名不傳以織屨爲業初與姚廣孝結方外之交情誼素厚旣而廣孝輔佐靖難官進少師晝錦吳中屢訪織屨之家織屨者多方辭避不與

相見廣孝乃微服夜候其門乘啓而入織屨者方草索繫腰坐橈織屨廣孝曰何子拒我之深也織屨者坐橈不起以鄉音應之曰和尚差哉上聲餘無一語織屨如故廣孝怏怏而退

龔翊

龔翊字大章崑山人年十七爲金川門守卒建文末靖難兵入金川門翊大哭後還鄉宣德中周忱巡撫兩薦爲崑山太倉學官辭不就曰翊仕無害於義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竟隱終身門人私謚爲安節先生

太虛子曰我 祖開基 文皇靖難當時之士或際

風雲之會而功業顯赫或厲霜雪之操而節義昭彰

濟濟王國蓋跨越前代多矣獨徐舫策笠以示同儕

傳淳退密以傳家學鮑恂辭宮輔之榮謝應芳甘龜

巢之隘織屨直絕師相之交龔翊不負城門之慟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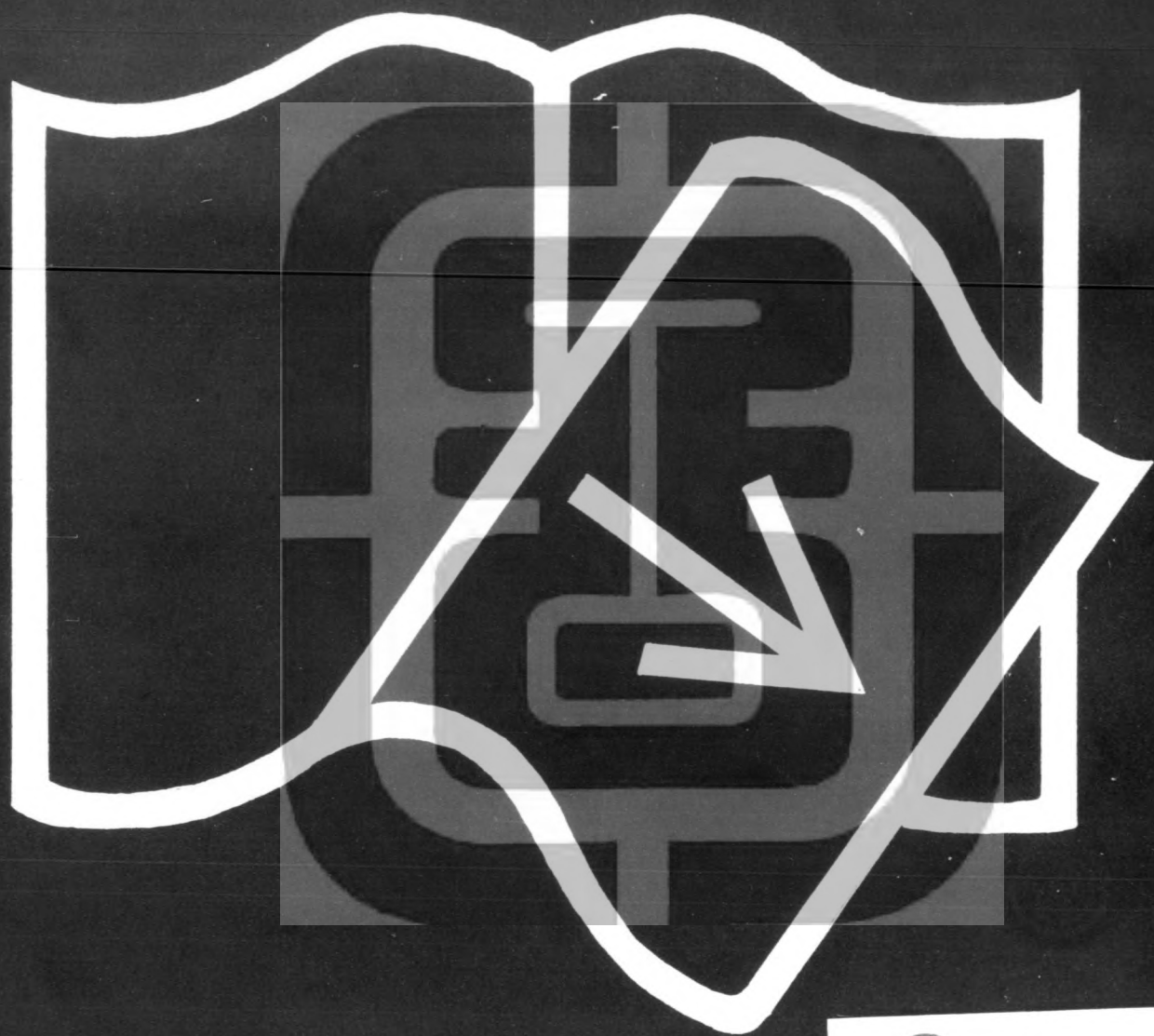
各從其志也若陳遇者不受翰苑屢辭宗伯終身恬

退此其人豈易得哉唐之李泌殆不及矣特以布衣

而出入朝宁光耀里閭恐亦不免與山中宰相類也

陳遇字中行金陵人御史秦元之薦于 太祖召語
大悅遂日侍帷幄多所獻納車駕幸其第者再命之
官輒辭既而命為翰林學士者再又固辭尋命為禮
部侍郎進禮部尚書皆固辭淳嘗恬退始終一致





原件短缺

P15以後缺

